



**HAL**  
open science

木里藏 ☒ [Les langues de Muli]

Ekaterina Chirkova

► To cite this version:

| Ekaterina Chirkova. 木里藏 ☒ [Les langues de Muli]. 2010. <hal-00553047>

HAL Id: hal-00553047

<https://hal.science/hal-00553047v1>

Preprint submitted on 7 Jan 2011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第一章 木里藏语

## 第一节 藏语与藏语土语

藏语是中国的古老语言之一，在语言关系上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与西藏毗邻的一些地州市县。藏语的书写文字是藏文，藏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拼音文字并有丰富的文献典籍。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化，分布在不同地方的藏语逐渐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和汉语一样，藏语的方言分歧也主要是体现在语音上。语言学家给藏语划分方言时主要是看不同藏语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

学术界对藏语如何划分方言有不同意见。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把藏语分为三个方言：

(一) 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卫藏方言，(二) 以甘青藏区为中心的安多方言，(三) 以川滇藏区为中心的康方言。

藏语划分方言的语音标准主要是三条：(1) 有无声调，(2) 有无清浊声母的对立，(3) 有无辅音韵尾。

按照这三个标准，有声调、有清浊声母的对立、无辅音韵尾的木里藏语属于康方言。

由于分布地区辽阔，与其他民族混居，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康方言内部的差别比较大，还可再分成三个次方言：(a) 北路次方言(以德格话为代表)，(b) 南路次方言(以巴塘话为代表)，(c) 牧区次方言。

木里藏语属于康方言中的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还通行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地区的宁静、盐井等地。

## 第二节 木里藏语的内部差别与地域分布

木里藏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居住地区不同的藏族，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自述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各自所说的话之间的差别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分为五种方言：(1) 普米话，(2) 栗苏话，(3) 纳木兹话，(4) 史兴话，(5) 嘎米话。

(1) 普米话。居住在县中部的桃巴、博科、宁朗、依吉、俄亚、博凹、克尔、白碉、后所、乔瓦、东子、沙湾、麦地龙、固增等乡(镇)和让白、康坞、鸭咀、陇撒、卡尔、卡拉等国营牧场的藏族自称“普米”(翻译成汉语是“白人”的意思)，他称为“西番”。普米藏族在木里县之外的四川省盐源和九龙县、云南省的兰平、宁蒗、永胜、丽江、云县、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和维西等地也有分布。普米藏族是木里县五种藏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他们所操的普米话是木里藏区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

(2) 居住在县境东北部卡拉乡的一部分藏族自称“里汝”或“栗苏”，他称“小西番”或“西教”，也叫作“布朗”，学术界叫做“尔苏”。“里汝”的汉义也是“白人”的意思。除木里外，里汝藏族还居住在凉山州甘洛、越西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交界的一些地方。

(3) 居住在县东北部的倮波乡的一部分藏族自称“纳木兹”，他称“小西番”，学术界叫做“纳木兹”或“纳木依”。“纳木兹”是本民族语言，据说义为“天子”，是“从天上传下来的人”。除木里外，冕宁、西昌、盐源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等地也有一些藏族使用这种语言。

(4) 居住在县西北部的水洛乡的部分藏族自称“诗亨”，他称“栗母”，学术界也有人称其为“史兴”。“诗亨”意为“水洛河流域的人”。从全国来看，“诗亨”藏族只有木里县才有分布。

(5) 居住在县北部的水洛、东朗、麦日、唐央、博窝等五个乡和巴尔、争西、麦日等国营牧场的藏族自称“嘎米”，也可写作“咪咪”，学术界叫做“嘎米”。他称来自普

米话，意思是“帮忙的人”。嘎米话与木里县北部毗邻的甘孜州南路县的康方言比较接近，相互可以通话。

### 第三节 木里藏语语音的基本特点及五种藏语土语的音系

木里藏族使用的藏语土语内部差别比较大，下面先总体介绍木里藏语主要的语音特点，然后再分类介绍五种藏语土语的语音系统。

#### (一) 木里藏语语音的基本特点

五种藏语的主要语音特点可概括如下：

(1) 音节结构的基本形式是“(辅音 1)+辅音+(辅音 2)+(介音)+元音”。从这个基本形式可看出，木里藏语是有复辅音声母的语言。木里藏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少，据内部结构可进一步分为三类：

- (a) 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组成的二合复辅音，即辅音 1+辅音型复辅音；
- (b) 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组成的二合复辅音，即辅音+辅音 2 型复辅音；
- (c) 鼻冠辅音加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组成的三合复辅音，即 n+辅音+辅音 2 型复辅音。

(2) 有小舌音声母。县境内五种藏语均有小舌音，但小舌音的具体性质(音位或音位变体)和数量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普米话和嘎米话中的舌根音与后元音相拼时，发音部位偏后，实际音值近似小舌音，而没有舌根-小舌的对立，因此这两个土语里的小舌音被分析为舌根音的有条件变体。栗苏话中，一部分舌根音与小舌音有对立。纳木兹话和史兴话中小舌音最丰富，与舌根音对立也最整齐。

(3) 有颤唇声母。除了嘎米话以外，其他四个藏语土语的双唇音塞音或舌尖中塞音与元音 u (普米话，元音 ə) 相拼时，发音带有颤唇成分，实际音值近似 p̤。

(4) 有近音声母 r。木里五种藏语土语中，多数的 r 是读成近音 l，但普米话是读成颤音。

(5) 元音音节起首加喉塞音。凡元音起首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明显的喉塞音。

(6) 单音节性。木里五种藏语土语都是单音节语言，绝大多数词素都是单音节的，但从词语构成来看，大多数词语又是双音节的，并有明显的粘着性特征。这一点和汉语明显不同。

(7) 有声调。木里藏语的五种土语都有声调，但不同土语的声调数量和变调规则有一些差别。和汉语相比，木里藏语的声调比较少，多的是四个(如普米话、史兴话、纳木兹话)，少的有三个(如栗苏话和嘎米话)。从调型来看，可分为平调、升调和降调三种。木里五种藏语土语都有变调现象。

#### (二) 木里五种藏语土语的语音系统

##### 1、普米话

(1) 声母(单辅音声母 40 个，复辅音声母 2 个)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喉
p b	ts dz	t d	tʂ dʂ	tɕ dɕ	k g	
pʰ	tsʰ sʰ	tʰ	tʂʰ ʂʰ	tɕʰ ɕʰ	kʰ	
m ɱ		n ŋ			ŋ ŋ̊	
	s z		ʂ ʐ	ɕ ʑ	x ɣ	h ɦ
		l ɭ	r			

水洛普米话只有两个带 r 的复辅音 br-和 pr-。

说明：

② r 水洛普米话清擦音分送气和不送气两类。

②舌根擦音 x 和ɣ各有两个条件变体：在前元音前（无论是主元音还是介音），x 和ɣ分别读成硬腭擦音 ç 和j。在后元音前，x 和ɣ则分别读成小舌音 χ、ʁ。

2、韵母（单元音 7 个，鼻化元音 5 个，复合元音 22 个）

单元音	i	(e)	ɛ	ɜ	a	ə	u	o
鼻化单元音	ĩ		ẽ		ã	ẽ		õ

这些基本元音同半元音相结合，构成 22 个复合元音，其中 6 个有半元音韵尾，其余的有 -i- 或 -u- 介音：

			-əu				-ou				
	-ei										
	-ie	-iɛ	-iə	-iɜ	-ia	-iu	-io			-iã	-iõ
-ui		-uɛ	-uə	-uɜ	-ua			-uĩ	-uẽ		-uã
	-uei		-iəu								

说明：

①uə 的实际发音为 [u]

②ei 实际上既可以读 [ei]，也可以读 [ɛi]。

③介音 -u- 在 -ui, -uɛ, -uĩ, -uẽ 这四个韵母中有 -y- 的变体。

④ə 有三个条件变体：在舌尖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ɿ；在卷舌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ʅ；在双唇塞音后读成双唇颤音β。

⑤前元音 e 的分布很有限，不能单独出现，必须同半元音结合构成复合元音 ei 或 ie。

### 3、声调

普米话有 4 个声调：

高平调 55      niɛ<sup>55</sup>“红”

高降调 51      niɛ<sup>51</sup>“眼睛”

低升调 24      niɛ<sup>24</sup>“黑”

低平调 11      ruɜ<sup>11</sup>mĩ<sup>55</sup>“母牦牛”

说明：

低平调 11 不用于单音节词，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

## 2、栗苏话

(1) 声母(单辅音 41 个、复辅音声母 24 个)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小舌	喉
p b		ts dz	t d	tʂ dʒ	tɕ dʒ	k g	q	
p <sup>h</sup>		ts <sup>h</sup>	t <sup>h</sup>	tʂ <sup>h</sup>	tɕ <sup>h</sup>	k <sup>h</sup>	q <sup>h</sup>	
m			n		ɲ	ŋ		
	f v	s z	ʈ	ʂ ʐ	ɕ ʒ	x ɣ		h ɦ
			l r		j		β	

除上表中所列的单辅音声母外，还有 24 个复辅音声母，可分为三类。

①鼻冠音声母 14 个：nb np<sup>h</sup> nd nt<sup>h</sup> ng nk<sup>h</sup> nɣ<sup>ɛ</sup> nq<sup>h</sup> ndz nts<sup>h</sup> ndʒ ntʂ<sup>h</sup> ndʒ ntɕ<sup>h</sup>。

②带后置辅音 r、ɾ、z或ʒ的复辅音声母 9 个：mr br pr p<sup>h</sup>r；bz pz p<sup>h</sup>z~pɕ pɕ。其中，pɕ和 pɕ 分别与 p<sup>h</sup>z和 p<sup>h</sup>ʒ自由变读。另外，复辅音声母中的后置擦音常可变读为同部位塞擦音。

③带前置 p 的复辅音声母一个：pts<sup>h</sup>。这种声母目前仅在一个词中发现。

说明：

①部分小舌音与舌根音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即小舌音 q、q<sup>h</sup>、nɕ和 nq<sup>h</sup>主要出现在后元音ɑ之前，其他元音前主要是出现舌根音声母。

②f 与 x 以及 v 与ɣ之间分别存在着互补关系，即 f 与 v 只出现在元音 u 之前，而 x 与ɣ则出现在其他语境中。在一些词中，v 与ɣ自由变读。

③由声母 ŋ 加口元音组成的音节与由声母 h 加鼻化元音组成的音节自由变读。

④rə 自由变读为 əɹ或zə。

### (2) 韵母 (21 个)

单元音		i	y	e	æ	ə	u	o	ɑ	ŋ
鼻化单元音		ĩ	ỹ	ẽ	æ̃	ẽ̃	ũ	õ	ã	
卷舌元音										
复合元音	-i-			ie	iæ					
	-u-				uæ				ua	

说明：

①ə 有三个变体：在舌尖中擦音、塞音或塞擦音后读成ɿ；在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ɿ；在舌根音后读成w。

②o 有两个变体：舌面前音（龈-腭音）和近音 j 之后读成 o；其他语境中读成 uo。二者互补。

③u 有三个变体：与双唇与舌尖中音相拼时读成颤唇ɸ；唇齿、舌尖后音、舌根音等辅音后齿化，读成 [ɸ]；与舌面前塞音和塞擦音以及近音 j 相拼时，读成 y。其他语境中读成 u。

④e 在舌根音声母前读成ɛ，其他语境中读成 u。

### (3) 声调

栗苏话有三个声调。例如：

高平调 55      me<sup>55</sup>    “火”

高升调 35      me<sup>35</sup>    “酥油”

中平调 33      ntɕ<sup>h</sup>e<sup>55</sup>-ntɕ<sup>h</sup>e<sup>33</sup>    “撕开”

说明：

中平调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

高声调单独发音时，可读作 55 调或 53 调，两者不相对立。

## 3、纳木兹话

### (1) 声母(单辅音声母 40 个，复辅音 23 个)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小舌	喉
p b		ts dz	t d	tɕ dz	tɕ dz	k g	q	
p <sup>h</sup>		ts <sup>h</sup>	t <sup>h</sup>	tɕ <sup>h</sup>	tɕ <sup>h</sup>	k <sup>h</sup>	q <sup>h</sup>	

m			n			ŋ		
	f v	s z	t	ʃ z	ɕ ʒ	x ɣ	χ ɸ	h
			l r		j			

复辅音声母共有 23 个，可分成三类。

①鼻冠音声母共 14 个：nb np<sup>h</sup> nd nt<sup>h</sup> ng nk<sup>h</sup> nɔŋ nq<sup>h</sup> ndz nts<sup>h</sup> ndz ntʃ<sup>h</sup> ndz ntɕ<sup>h</sup>。

②带后置 r ( ~ʒ )、s 或 z 的复辅音共 5 个：br p<sup>h</sup>r ( ~pʃ ) mr ; bz p<sup>h</sup>s。

③既带前置鼻冠音也带后置辅音 r、s 或 z 的复辅音，一共 4 个：nbr ( ~nbz ) np<sup>h</sup>r ( ~np<sup>h</sup>z ~npʃ ) nbz np<sup>h</sup>s。

说明：

①纳木兹话有两个小舌清塞音 q 和 q<sup>h</sup>，两个小舌擦音ɸ和χ以及两个鼻冠复辅音 nɔŋ和 nq<sup>h</sup>，其中前者塞擦化较重。

②f 与 x 以及 v 与ɣ之间分别存在着互补关系，f 与 v 只出现在元音 u 之前，而 x 与ɣ则出现在其他语境中。

③h 只出现在鼻化元音之前。

④ɕ只出现在象声词和汉语借词中。

### ( 2 ) 韵母 ( 28 个 )

单元音	i	y	e	æ	ə	u	ɔ	o	a
鼻化单元音	ĩ	ỹ	ẽ	æ̃		ũ			ã
卷舌元音				æɻ	əɻ				
紧元音				æ̥					
复合元音	-i-		ie	iæ			iɔ		
	-u-			uæ, uæɻ	ueɻ		uɔ		ua
鼻化复合元音				æ̃ɻ			ĩɔ		

说明：

( 1 ) ə 有两个变体，在舌尖中擦音和塞音或塞擦音后读成ɻ，在卷舌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ɻ̃。

( 2 ) y 只出现在边音 l 之后。

( 3 ) o 在舌面前音和近音 j 之后读成 o，在其他语境中读成 uo。二者互补。

( 4 ) u 与舌尖中音相拼时，读成颤唇音，在唇齿、舌尖音、舌根音等辅音后齿化，读成 [ɥ]。与舌面前塞音和塞擦音以及近音 j 相拼时，读成 y。

### ( 3 ) 声调

纳木兹话有三个声调。例如：

中升调 35            gæ<sup>35</sup> “旧”

中降调 31            gæ<sup>31</sup> “冷”

高降调 53            gæ<sup>53</sup> “唱”

中平调 33            tu<sup>33</sup>-gu<sup>55</sup> “平坝”

说明：

中平调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

53 和 55 可自由互换。

#### 4、史兴话

(1) 声母(单辅音声母 43 个, 复辅音声母 7 个)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小舌	喉
p b	ts dz	t d	tʂ dz	tɕ dz	k g	q	ʔ
p <sup>h</sup>	ts <sup>h</sup>	t <sup>h</sup>	tʂ <sup>h</sup>	tɕ <sup>h</sup>	k <sup>h</sup>	q <sup>h</sup>	
m ɱ		n ɳ		ɲ	ŋ		
	s z	ʈ	ʂ ʐ	ɕ ʑ	x	χ ɸ	h ɦ
w		l r		j			

复辅音有 7 个浊鼻冠音声母：nb nd ndz ndʑ ndʒ ng nŋ。

说明：

①清化鼻音的发音特点是开头有点浊，除阻带一点送气。清化鼻音出现频率较低，在目前已搜集到的 3500 词中，仅发现 5 例。

②小舌音一共 5 个，即 q、q<sup>h</sup>、ng、χ、ɸ。其中 q、q<sup>h</sup>和ɸ出现频率较高，而剩下的两个音 χ 和 ng 出现频率则低。

③h 只出现在鼻化韵母前。

④在连读中，第二音节的塞音和塞擦音弱化为同部位的擦音。

(2) 韵母 (29 个)

单元音		i	e	ɛ	a	ə	ɜ	u	o	ɑ
鼻化单元音		ĩ	ẽ	ẽ̃	ã			ũ	õ	ã
复合元音	-i-		ie	iɛ				iu		
	-y-	yí		yɛ			yɜ			
	-u-	ui		uɛ			uɜ			
鼻化复合元音	-i-			iẽ						
	-y-	yĩ								
	-u-			uẽ						

说明：

① ə 在舌尖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ɿ，在卷舌擦音和塞擦音后读成ɿ，在其他语境中读成 ə。

② u 与双唇音相拼时，读成u，与舌尖辅音相拼时，读成双唇颤音ɸ。

③iu 只出现在边音 l 之后。

④ɑ 与 ao 自由变读，读 ao 时多。

⑤史兴话词调和构形中有元音和谐现象，即前一音节的韵母会受后一个音节韵母的影响而发生和谐变化。

(3) 声调

史兴话有三个声调。例如：

高平调 55      ts<sup>h</sup>i<sup>55</sup> “量”

低升调 35      ts<sup>h</sup>i<sup>35</sup> “犁头”

高降调 53      ts<sup>h</sup>i<sup>53</sup> “脊椎骨”

中平调 33      ts<sup>h</sup>ə<sup>33</sup>-dzy<sup>35</sup> “丈夫”

说明：

中平调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

连读时，高降调 51 常读成 55。

## 5、嘎米话

(1) 声母(单辅音 47 个，复辅音 7 个)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叶	舌根	喉
p b	ts dz	t d	tʂ dʂ	tɕ dʒ	tʃ dʒ	k g	
p <sup>h</sup>	ts <sup>h</sup> s <sup>h</sup>	t <sup>h</sup>	tʂ <sup>h</sup>	tɕ <sup>h</sup> ɕ <sup>h</sup>	tʃ <sup>h</sup> ʃ <sup>h</sup>	k <sup>h</sup>	
m ɱ	n ɳ			ɲ ɲ		ŋ ɳ	
	s z			ʃ ʒ	ʃ ʒ	x ɣ	h
w		l̥ l̥ r̥ r̥		j			

嘎米话中的复辅音声母只有一套带鼻冠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 hɲ。

说明：

② ɲ 舌根擦音有小舌音的有条件变体，其出现语音环境为后元音之前。

② 在前元音之前，舌面前音和舌叶音的对立中立化。

③ 鼻音分清浊两类。清化鼻音 ɱ、ɳ、ɲ、ɳ 发音特点与史兴话清化鼻音相同。

(2) 韵母 (21 个)

单元音	i	e	ɛ	a	ə	u	ʊ	o	ɔ
鼻化单元音	ĩ	ẽ		ã		ũ	õ		õ
复合元音	ei, ui	ue		ua					
鼻化复合元音		uẽ							

说明：

① 闭后和半闭后元音分别有圆唇和不圆唇的对立。

② 前后中元音开口度分别分半闭和半开两种，分别为 e - ɛ 和 o - ɔ。

(3) 声调

嘎米话有三个声调。例如：

高平调 55      gu<sup>55</sup> “分”

低升调 13      gu<sup>13</sup> “跪”

中平调 33      gu<sup>33</sup>-wɔ<sup>55</sup> “大蒜”

说明：

中平调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语中。



## 第四节 藏语的词汇特点

### (一) 木里五种藏语土语词汇的基本特点

特殊地理环境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因素使得县境内藏语在形成过程中，内部差别较大，口语因地而异。每种藏语都有一些带有地方色彩的词，如日常生活常用的单词“人”、“饭”和“酒”等，这些词语在五种藏语中的说法都互不相同。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宗教、生活方式相同，很多词语也相似或相同，如“菩萨”、“酥油”、“旗”、“兵”等词语在五种藏语土语中的说法都基本相同。

木里是多民族多语言区。县境内藏族主要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民族间交往频繁，多语现象较普遍，来自不同语言的借词极为丰富。五种藏语中借词的主要来源是县内不同民族间的交际语——汉语（西南官话，木里方言）。

大多数汉语借词是近代文化词。汉语借词的读音，大体上仍保持木里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如鼻音韵尾，甚至保留原来汉语的声调。有一些词，有些语言是自造，有些语言则借自汉语。如“生姜”、“洋芋”等词均来自汉语。

除此之外，木里藏语中还有个别的借入时间较早的汉语借词。借入时间之所以早，是因为这些词的发音形式比较古老，与中古汉语比较接近，不同于四川、云南两省现在通行的西南官话。如普米话、栗苏话、史兴话和嘎米话中的“茄子”这个词的声母都是g，这种情况应该主保留了中古汉语群母字的古读，在现代西南官话各方言中都没有这样的读音。

与藏语康方言相同，木里县藏语中的敬语词不多，使用范围也较狭窄，一般只包括较常用的少数动词和个别语气词，如普米话、嘎米语和史兴话通用的“请慢用”。史兴话中，语气词 $\text{b}\bar{o}$ 可以在动词后表示委婉语气。

### (二) 构词方式

木里县五种藏语的构词方式基本上一致，主要包括派生法、重叠法和合成法。

1. 派生法由词根加词缀构成名词和动词。名词的构词词缀主要包括：(a) 亲属称谓前缀 a-，以及具体标记因语而异的 (b) 指小后缀和 (c) 表示牲畜性别的词缀。三种词缀基本上限制与构成有生命名词，能产程度较低，基本上只能出现在词汇化较高的词中。（动词派生词缀，即趋向前缀将在第五节讨论。）现将分类及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a) 亲属称谓前缀 a-：五种土语，部分亲属称谓词带有前缀 a-。该词缀限制于称呼年长或长辈亲属的词里。

(b) 指小后缀：该前缀普遍从原意为“孩子”、“儿子”或“小”的词根虚化而来（其词汇意义已减弱了，专用表示指小语法意义了）。

指小标记比较典型地与有生命名词相搭配，但是在一些土语里指小后缀也能添加在无生命名词，同样表示指小意义。

(c) 有用来表示动物雌雄的词缀（嘎米话里是前缀，其他土语里是后缀）。

2. 重叠法构词法由词根重叠构词（名词、动词、形容词），该构词法比较能产。重叠构词表示下列意义：

(a) 重叠动态动词表示反复动作, 如栗苏话 kæ<sup>55</sup> “打”——kæ<sup>55</sup>-kæ<sup>55</sup> “打架”; 纳木兹话: qæ<sup>33</sup>-qæ<sup>53</sup> “搔痒”; 史兴话: dzõ<sup>33</sup>-dzõ<sup>55</sup> “跑”。与此相关的是互动的意义, 即重叠表示动作相互进行, 如史兴话: qao<sup>33</sup>-qao<sup>55</sup> “(互相)帮助”。

(b) 重叠状态动词(形容词)表示形容词原有的形状程度加深, 如栗苏话 zu<sup>55</sup> “厚”——zu<sup>55</sup>-zu<sup>55</sup> “(很)厚”; 嘎米话 zõ<sup>13</sup> “轻”——zõ<sup>33</sup>-zõ<sup>55</sup> “(很)轻”。

重叠构词法一般分以下几种常见形式:

(a) 单音自叠式(AA式): 名词、动词、状态动词都有些, 以状态动词的重叠词最多。例如, 名词: 栗苏话 mæ<sup>55</sup>-mæ<sup>55</sup> “祖母”, 史兴话 nu<sup>55</sup>-nu<sup>33</sup> “乳房”; 动词: 栗苏话: bze<sup>55</sup>-bze<sup>55</sup> “游泳”; 纳木兹话: zu<sup>33</sup>-zu<sup>55</sup> “缝纫”。

下面几类词主要是状态形容词, 例如:

(b) ABB式(该形式通常用于构成表示颜色的形容词): 例如, 史兴话: hĩ<sup>33</sup>-le<sup>33</sup>-le<sup>55</sup> “红色”, hĩ<sup>33</sup>-tşu<sup>33</sup>-tşu<sup>55</sup> “青色”, çæ<sup>55</sup>-qu<sup>33</sup>-qũ<sup>33</sup> “黄色”, p<sup>h</sup>u<sup>33</sup>-tçi<sup>33</sup>-tçi<sup>55</sup> “白色”, nu<sup>33</sup>-bε<sup>33</sup>-bε<sup>55</sup> “黑色”

(c) 双音形容词叠字叠音式(AABB式), 如栗苏话: dī<sup>55</sup>-nbæ<sup>33</sup> “笨拙”——dī<sup>55</sup>-dī<sup>55</sup>-bæ<sup>55</sup>-bæ<sup>55</sup> “(很)笨, 极其愚蠢”; 纳木兹话: tşə<sup>33</sup>-tæ<sup>55</sup> “直”——tşə<sup>33</sup>-tşə<sup>33</sup> tæ<sup>33</sup>-tæ<sup>55</sup> “(很)直”

(d) ABAC、ABAB 或 ABCB 式。ABAC 式主要包括双音节状态动词加否定词构成的词, 如栗苏 mæ<sup>33</sup>-t<sup>h</sup>u<sup>33</sup> mæ<sup>33</sup>-vua<sup>55</sup> “椭圆形”( > mæ<sup>33</sup> 否定词, vuɑ<sup>35</sup> “圆”); 史兴话: ma<sup>55</sup>-şõ<sup>33</sup> ma<sup>33</sup>-ŋε<sup>55</sup> “脏”( > ma<sup>33</sup> 否定词, şõ<sup>55</sup>-ŋε<sup>55</sup> “干净”)。ABCB 式则比较典型地包括重叠的单音节动词带两个不同的趋向前缀。例如, 纳木兹话: tç<sup>h</sup>i<sup>33</sup>-fu<sup>55</sup> mi<sup>33</sup>-fu<sup>55</sup> “飘来飘去”( > fu<sup>53</sup> “漂、飞”, 趋向前缀: tç<sup>h</sup>i<sup>33</sup>-“朝外”, mi<sup>33</sup>-“朝下”)。

3. 合成构词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a) 并列关系; 两个意义相近的词素相结合, 例如栗苏话 p<sup>h</sup>æ<sup>55</sup>-mæ<sup>33</sup> “父母”( > æ<sup>33</sup>-p<sup>h</sup>æ<sup>55</sup> “父亲”、æ<sup>55</sup>-mæ<sup>55</sup> “母亲”)

(b) 修饰关系是被修饰词素在前, 修饰词素在后。例如, 纳木兹话 tie<sup>55</sup>-bie<sup>33</sup> lo<sup>55</sup>-çõ<sup>33</sup> “红萝卜”( > tie<sup>55</sup>-bie<sup>55</sup> “萝卜”、lo<sup>55</sup>-çõ<sup>33</sup> “红”); 栗苏话 ts<sup>h</sup>o<sup>55</sup>-mo<sup>55</sup> “老人”( > ts<sup>h</sup>o<sup>55</sup> “人”、t<sup>h</sup>e<sup>33</sup>-mo<sup>55</sup> “老”), “眼泪”, 该词在大多数土语里, 由分别表示“眼睛”和“水”或“液体”的名词构成, 如栗苏话 miæ<sup>33</sup>-ræ<sup>55</sup> (> miæ<sup>35</sup> “眼睛”、ræ (非自由词根) “液体”), 纳木兹话 miæ<sup>55</sup>-hæ<sup>55</sup> (> miæ<sup>53</sup> “眼睛”、hæ<sup>55</sup> (非自由词根) “液体”)、嘎米话 ŋi<sup>55</sup>-tç<sup>h</sup>ə<sup>55</sup> (> ŋi<sup>55</sup> “眼睛”、tç<sup>h</sup>ə<sup>55</sup> “水”)

(c) 表述关系: 两个词素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主语和谓语的关系, 例如, 史兴话 ts<sup>h</sup>z<sup>55</sup>-çao<sup>33</sup> “咸”( > ts<sup>h</sup>z<sup>53</sup> “盐”, q<sup>h</sup>ao<sup>55</sup>-sõ<sup>33</sup> “苦”)。

## 第五节 木里藏语的语法特点

### (一) 木里藏语语法概况

木里藏语语法内部的一致性较强, 木里五种藏语土语语法范畴的形式主要用形态变化(包括词缀和内部屈折)、助词、语序为主要手段, 其中以助词与语序为主。

木里藏语句式是以动词为中心的结构类型。基本语序为 SOV(主—宾—谓)类型。

木里藏语的词类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和助词等八类。

名词有数(复数和双数)和格等语法范畴。这一词类的确定标准是能受后置的格、话语标记以及数量词组所修饰, 能作系动词补语。作为定语, 名词的位置在所修饰的词之前。动词有趋向、时

、体、语气、式等范畴。动词词类的确定标准是能受否定词和后置的表示时、体、语气、式以及名物化等助词所修饰。

木里藏语的许多语法范畴与“认同等第”密切相关。认同等第是指语言行为中，谈及的个体（人、物）在说话人的心目中的认同程度不平等，认同程度的高低对句法有重要的影响。

下面从名词性短语与动词性短语两个方面来介绍木里藏语语法的基本特点。

## （二）名词性短语

### 1. 数标记

木里藏语有非强制的数范畴，由加在名词后的因语而异的助词所表示。数范畴受有生命>无生命的认同等第的制约，该影响主要表现在数标记主要修饰有生命名词（如史兴话中的 mə33-zi55）或者有生命名词与无生命名词各有互不相同的数标记（如栗苏话中的有生命名词的标记 bo 和无生命名词标记 bæ）。除了复数标记，栗苏话还有双数标记。双数标记因所修饰的名词所表示的物体有无生命，进一步分两种：（a）添加在有生命名词的 dze<sup>33</sup>，如：p<sup>h</sup>æ<sup>55</sup>-mæ<sup>33</sup>=dze<sup>33</sup>“父母俩”，（b）添加在无生命名词上的 dze<sup>53</sup>“对，双”，如 zə<sup>55</sup>=dze<sup>33</sup>“一双鞋”。

除了嘎米话以外，所有土语的人称代词都有双数标记。

### 2. 量词和数量词组

五种土语都有量词。量词一般可分为五类，即（1）个体量词（如汉语“个”、“件”、“只”）、（2）集体量词（如汉语“对”、“群”）、（3）度量衡量词（如汉语“克”、“两”、“斤”）、（4）不定量词（如汉语“点”、“些”）和（5）名词临时作量词（如汉语“滴”、“碗”）。

这几类量词中，只有个体量词才是语法上强制使用的非自由、专用于分类名词的形式，而剩下几类量词是人类所有语言普遍存在的单位。

嘎米话中，个体量词处于萌芽状态，目前有极少数名词可临时借用作分类名词的量词。这些词不但很少，而且用法上有可选性。比如，数人，嘎米话可用原义为“头”的名词 ngu<sup>55</sup> 作为量词，例如 nə<sup>33</sup>-ngu<sup>55</sup> tci<sup>33</sup>“一个人”。这个量词与没有量词的词组 nə<sup>33</sup>-ngu<sup>55</sup>“一个人”平行，两者间词汇意义无显著差别。另外，与其他四个土语不相同的是，嘎米话中，量词与数词结合的词序是名词——量词——数词，而在其他土语里皆为名词——数词——量词。

普米话、栗苏话、纳木兹话、史兴话之间在个体量词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个体量词的数量，（b）量词能否单独与名词结合使用及其相关的语法功能，（c）数词能否单独与名词结合使用，（d）量词是否与指示代词连用。具体情况是，纳木兹话量词最丰富以及种类最多。纳木兹话中的指示代词一般要与量词连用。数词不能单独使用修饰名词。

栗苏话与纳木兹话有不少相同之处，主要区别在于栗苏话中个体量词较少，基本上只有使用范围颇广的泛用分类词 pu“个”和修饰表示长条形状物体的量词 kə“条”。指示代词不与量词连用。

普米话的量词比栗苏话多，而比纳木兹话少，种类相当丰富。

史兴话个体量词有泛指量词 ku“个”，和表示长条形状物体的 rē。数量词组中的数词为“一”时，量词可以省略，表示单数和不定指的意义。量词不能单用，指示代词不与量词连用。

### 3. 格助词

五个藏语土语都有格助词。这些助词用于名词性短语后表示短语或句子中与其他词或短语的种种关系，如领属、施事、受事、工具、处所等关系，其语法意义和作用在各土语里大致相当，但具体的标记词却可因土语而异。

在所有土语里，施事格和受事格普遍受说话者>听话者>属人第三者>其他动物>非动物认同等第的制约。当施事者和受事者皆为属人第三者互动时，两者都要带有关标记。

#### (二) 动词性短语

动词有趋向、时、体、语气、式等范畴。有关标记修饰动词时，位置分别如下：趋向前缀在动词之前；时、体、语气、式等助词在名词之后。这些语法范畴在各土语里大致相当，而具体标记因语而异。现将分别介绍于下。

#### 1. 趋向范畴

五个土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有趋向范畴。趋向范畴是指在动词词根上（包括状态动词）附加不同的前缀，表示动词趋向的方位不同。各个土语的动词趋向前缀多少不一，最多是普米话，一共六个；最少是纳木兹话，只有三个。

除了表动作趋向方位以外，大多数情况下，趋向前缀兼有表体（完成体）和式（命令式）的语法功能。甚至有些土语里的个别趋向前缀的功能已转移到专表体和/或式等语法功能。

表示方向性弱的动作的动词，在不强调趋向的情况下可脱离趋向前缀，只是在表完成体和命令式时，才添加趋向前缀。一个动词能与哪些趋向前缀相搭配以动词词根的词汇意义制约，具体搭配结果因语而异。

#### 2. 时范畴

时态是指说话者以他的说话时间为准，指出他所叙述的动作行为发生于哪一段时间之内。在五个土语里，这一范畴主要分为过去时（即表示动作行为发生于说话时间之前）和非过去时（即表示动作行为发生于说话时间同时或之后）。这一范畴主要表现在一些使用频率高的动词，如“来”、“去”、“做”，有不规则的词干交替以及一些土语里的动词名物化标记分过去与非过去两种形式。使用频率高的动词以不规则的异干分布手段表达过去与非过去的意义。现以动词“去”为例：

“去”	过去词干	非过去词干
普米话	ʂə <sup>51</sup>	ɕə <sup>51</sup>
栗苏话	dæ <sup>35</sup>	ji <sup>35</sup>
纳木兹话	hũ <sup>53</sup>	bie <sup>35</sup>
史兴话	xa <sup>35</sup>	bi <sup>35</sup>

#### 3. 体范畴

体范畴表示动作进行的状态。五种藏语土语里，体范畴主要靠动词后加助词来表达，具体标记因语而异。在一些土语里（如栗苏话和普米话），体范畴与语气范畴密切相关。体范畴主要分未完成体和完成体两大类，未完成体通常分为将行体和进行，完成体则通常分为已行体和经验等体。

## 4. 语气范畴

语气范畴是指说话人说话的方式以及对事件的评估分类，五个土语里主要靠助词来表达。这一范畴的表达主要受动词词汇意义与说话者>非说话者的认同等第两个因素联合制约。动词分可控制与不可控制两类。可控制动词是指说话者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去”、“吃”、“看”等。不可控制动词是指说话者不能用主观意志控制的动作行为，如“咳嗽”、“病”、“痛”、“看见”等。这两类动词可以分别与表示不同语义与语气的语法标记相结合表达不同的意义。该标记表达说话者对交际中谈及的情况所持的态度，最常用的包括亲见、非亲见、自我中心、自控自我、非自控自我等。亲见标记则标志着说话者叙述的他人动作行为是亲眼目睹的。非亲见标记指的是说话者叙述推断的、非亲见或听说的他人的动作行为。自我范畴表明说话者个人知识（确知或深知）或意志，而疑问句中，其则表明听话者的个人知识或意志。自控自我标记标志着说话者兼行为者故意作某件事。非自控自我标记标志着说话者兼行为者遭受或经历某件事，或非说话者兼行为者故意做某件事。

语气标记因语而异，该范畴与体语法范畴密切相关。下面从受说话者>非说话者认同等第影响的角度，以栗苏话为例讨论。

栗苏话中，说话者>非说话者认同等第影响的语气范畴的意义只表现在未完成体中。未完成体有两个标记，bo 和 ge。该标记与控制与非控制动词相搭配以及与在以说话者为主语与以非说话者为主语的句子中出现时，分别可表达以下四种语法意义。bo 表示自控自我范畴，一般只能用于第一人（或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的句中。与控制动词相搭配时，标志着说话者兼行为者故意做某件事（进行体）。

## 5. 式范畴

一般有陈述、命令、禁止、否定、疑问等式。表示式范畴的主要手段有四种：（a）（栗苏话和纳木兹话中）以命令语气表示，动词词干不变，不加任何成分；（b）（所有土话里）以趋向前缀表示；（c）（普米话和史兴话中）用动词后添加的使动标记；（d）（普米话、史兴话和嘎米语中）以动词词干内部屈折变化表示，现以动词“吃”为例：

“吃”	基本式	命令式
普米话	dzə <sup>51</sup>	dzu <sup>51</sup>
史兴话	dzɜ <sup>35</sup>	dzu <sup>35</sup>
嘎米话	tɕ <sup>h</sup> ɔ <sup>13</sup>	tɕ <sup>h</sup> u <sup>13</sup>

否定式与疑问式是五个土语，动词语法范畴当中一致性最强的范畴。各土语动词都有语音近似，来源相同的表示否定与疑问的词。有的土语否定词进一步分完成体否定词和未完成体否定词两种。

## 6. 存在动词

五个土语里表示事物存在的动词有类别范畴，即用不同的存在动词表示不同客观事物的存在。具体存在动词的分类及其包含的语法意义，有些差别，主要的分类在于表示存在和领有，其次在于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名词两类。嘎米话的存在动词只分表示存在和领有的两种，其下进一步分说话者存在或领有和非说话者存在或领有。除此之外，嘎米话还分表示平时领有和刚刚察觉发现有两种形式。其他土语里，存在动词的具体分类如下：

	普米话	栗苏话	纳木兹话	史兴话
领有	bō <sup>51</sup>	bo <sup>35</sup>	bo <sup>53</sup>	dzō <sup>35</sup>
有生命物体的存在	zɛ <sup>51</sup>	dzɔ <sup>55</sup>	dzɔ <sup>53</sup>	ji <sup>35</sup>
无生命物体的存在		hæ <sup>35</sup>	ndzæ <sup>31</sup>	dzō <sup>35</sup>
可移动的物体的存在		dzuæ <sup>35</sup>	zə <sup>31</sup>	
物体存在于一定容器中	kui <sup>51</sup> 或 tei <sup>51</sup>	dze <sup>55</sup>		k <sup>h</sup> u <sup>3</sup> <sup>53</sup>
表示事物依附或存在于他物	diä <sup>51</sup>			dzi <sup>35</sup>
表示抽象事物的存在	ci <sup>24</sup>	ne <sup>35</sup>	dzə <sup>55</sup> -gi <sup>55</sup>	

## 7. 动词的名物化形式

动词性短语名物化标记一般分为三类：(a) 构成表示人物身份的名词性词语，一般从原义为“人”的词根虚化而来的形式；(b) 构成表示动作受事者的名词性词语，在一些土语里，该类进一步分两种标记：一种表示已发生动作的受事者和尚未发生动作的受事者，这一类助词一般与动词体的标记有一定的关系；(c) 构成表示处所的名词性词语。

## 第六节 藏文的字形结构与书写方式

### (一) 关于藏文的起源

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创制于7世纪，并在9世纪之前经历了三次文字厘定和修正。现行藏文就是这几次改革后规范定型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般认为，七世纪松赞干布(?-650)派大臣图弥(图弥三菩扎 thon mi sam bhota)等人，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修习佛法和声明之学。图弥三菩扎学成返藏，依据梵文的一些字母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藏文，并用它写下了八部字书和声律，翻译出几部佛教经典，后世誉为藏文“字圣”。

### (二) 藏文的字形结构

藏文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并有一套严格而完整的字母组合排列规则。

藏文辅音字母叫 gsal byed，共30个，排行顺序是每四个一组，共七组半。由于藏文的辅音字母都可以独立书写，因此，单独的一个辅音字母构成一个藏文字(音节字)时一定蕴含元音 a，并构成一个可读可写的完整藏文字的形式。每个字母读法如上古今有别、方言各异。下面把辅音字母表列出：

ka	k <sup>h</sup> a	ga	ŋa
tɕa	tɕ <sup>h</sup> a	dza	ɲa
ta	t <sup>h</sup> a	da	na
pa	p <sup>h</sup> a	ba	ma
tsa	ts <sup>h</sup> a	dza	wa
za	za	ha	ja
ra	la	ɕa	sa

ha ʔa

元音符号藏文叫 dbyangs，共 4 个，即 i、u、e、o，不单用。元音符号的位置视元音的类别分别加在基字或上加字的上面（i、e、o），以及基字或下加字的下面（u）。另外，古藏语中的 a 元音没有设置文字符号，一律蕴含在不带其他元音符号的基字读音中。

藏文里的复辅音声母很多，采用字母上下叠写的方法表示。因此，传统藏文文法根据字母在音节字中的结构位置，可以分为“基字”、“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重后加字”。其中上加字和下加字分别添加在基字的上方和下方，前加字和后加字分别排列在基字前面和后面，重后加字写在后加字的后面。藏文 30 个字母均可作基字，但是，可作前加字、后加字、上加字、下加字的字母在文法中都是有规定的，而且数量有限。重后加字，在文字厘定中已经取消，只出现于文献中。

### （三）藏文的书写方式

藏文自左向右横行书写。在文章和句子里每一个音节后面都有一个分音点，而词与词之间不分开。分章句的符号是竖线，一条竖线相当于逗号、顿号和句号；两条竖线加在一小段或一章的后面。在韵文中，一句诗的后面也用两条竖线。一章完结要用四条竖线。在书籍的每一页开头地方都有起始符号。

### （四）藏文形体

藏文字体因不同的形式而分为两大类，即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的 dbu can “有头字”和用于手写的 dbu med “无头字”。印刷体“有头字”，大部分字母的头上都有一根横线；书写体“无头字”，字母的头上则没有横线。前者相当于汉字的楷书，后者相当于汉字的行书。“有头字”以直线、锐角为主，字体呈方形，简洁、大方、美观、清晰，用以印刷，具稳定感。“无头字”书写迅疾、形体优美、流畅，在藏文中属艺术性很强的专门技巧。

\*\*\*\*\*

参加调查的主要发音合作人：普米话：昂翁，本民族名：ŋa<sup>11</sup>wō<sup>55</sup>，男，55 岁（2009 年逝世）；栗苏话：王学才，本民族名 tʂ<sup>h</sup>o<sup>55</sup>-næ<sup>55</sup> dzi<sup>55</sup> zu<sup>33</sup>-du<sup>55</sup>: vu<sup>55</sup>-li<sup>33</sup> zu<sup>33</sup>-du<sup>33</sup>, zu<sup>55</sup>-ræ<sup>55</sup>: tæ<sup>33</sup>-ta<sup>55</sup>-gu<sup>33</sup>=ji<sup>33</sup> zu<sup>55</sup>-ræ<sup>55</sup>; mi<sup>55</sup>-gu<sup>33</sup>: sæ<sup>55</sup>-nã<sup>55</sup> rē<sup>55</sup>-tɕ<sup>h</sup>ɿ<sup>55</sup>，男，61 岁；纳木兹话：王文发，本民族名 bu<sup>55</sup>-da<sup>31</sup> ʂo<sup>33</sup>-ngo<sup>33</sup> tʂa<sup>53</sup>，男，62 岁；史兴语：鲁绒多丁，本民族名 dzi<sup>33</sup>-ʂɛ<sup>55</sup> lu<sup>55</sup>-zũ<sup>55</sup> to<sup>55</sup>-dē<sup>55</sup>，男，57 岁；嘎米话：杨鲁绒多丁，本民族名 tɕ<sup>h</sup>i<sup>55</sup>-ra<sup>55</sup> ja<sup>55</sup>-lõ<sup>33</sup> lu<sup>55</sup>-zũ<sup>55</sup> tʰu<sup>33</sup>-dĩ<sup>55</sup>，男，58 岁，谨此深表谢忱。